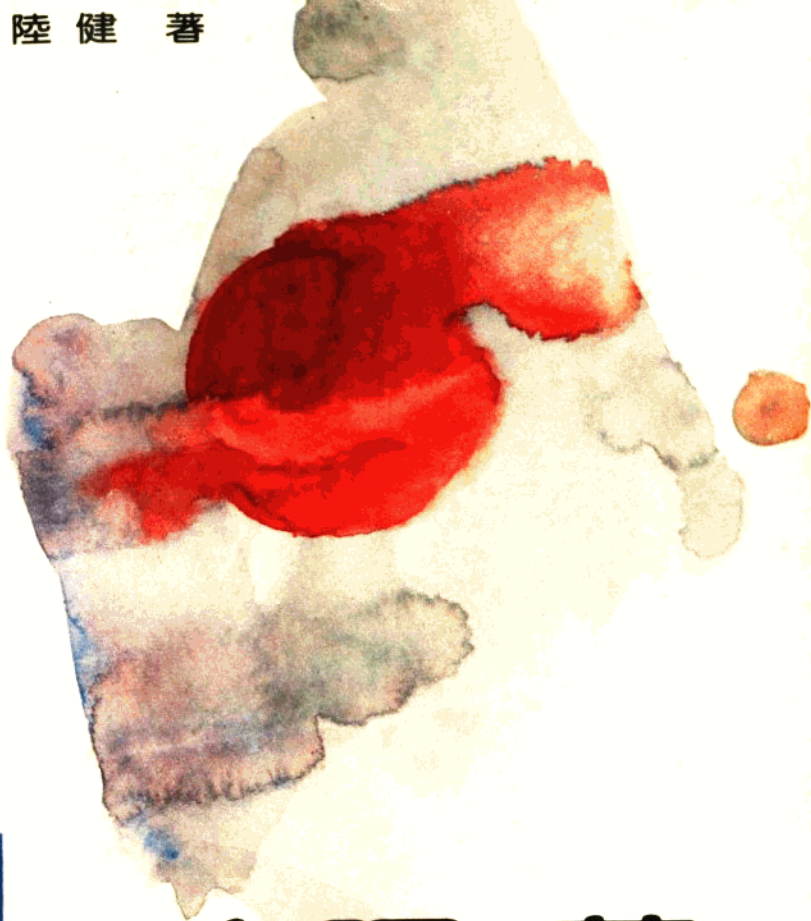


陸 健 著



太陽與夢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太 阳 与 梦

陆健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096号

太阳与梦

陆健 著

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信里广播电视部内)

保定市58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625

字数: 70 千字 印数: 2,000 册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5-150-5/I·73

定价: 2.50 元

弄潮，也可在潮流之外

——序陆健诗集《太阳与梦》

楼肇明

中国当代诗歌在近十余年间，已先后出现过两次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篇章的新诗潮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诗潮外无诗人，新诗潮外无好诗。并不是所有的青年诗人和后继者都为澎湃而来的大潮所席卷，也不会为大潮的消歇而偃旗息鼓，而是始终视诗为第一生命，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苦心孤诣地寻觅发现适合自我个性的诗歌道路。可以想见，在我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诗歌习作者中，这样坚忍不拔的有志者大约不会太少。不过，能终于茅庐初出，收获第一批诗的成熟果实的青年诗人，却不会很多。我很高兴读到青年诗人陆健的这本诗集《太阳与梦》。在我看来，他正是这样一位坚忍不拔，经过长期摸索，终于找到了自己，收获了第一批诗的甘美果实的诗人。而且，从他走过的人生之路，诗的求索之路来看，也许还可以说，他在年龄上介于两次当代新诗潮弄潮儿的当间，他从未置身于他们中的哪一个圈子，他是一名潮流之外的孤军奋战者。而从他经过苦苦摸索，终于形成自成一格的诗风上看，将他归属到哪一个流派中去都会

是不合适的。反之，如果说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曾得益于新诗潮冲击的启示，那同样也与事实不符。

陆健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正当该接受完整的基础文化教育的时候，被耽误了季节，他得全靠自己的勤奋去自学；当他最终完成了高等教育，却与自己挚爱的文学和诗，相去太遥远了。是故，诗人一再地在诗中诉说：“远山垒高我的向往/蔚蓝深化我的痛苦”，“因为选择和寻找/我被重塑”（《旅途》），“在痛苦中雕成了一座隐忍者的形象”（《礁石》）。这些以明朗调子唱出来的诗句，决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决不只是一名隐忍者，而是一名双重的孤独者，受双重的孤独包围，向双重的孤独抗争。第一层孤独是环境离诗相距遥远的孤独，文化环境、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人际关系中的“面具世界”与诗的心灵赤诚世界之间的水火不相溶的对立关系，等等；第二层孤独是他自己对诗的理解和向往与诗歌时尚之间的隔膜，造成一定距离以后所产生的孤独。如果说第一层孤独，依靠了他自己的秉赋和毅力，依靠了生养他的、以明月、琼花、瘦西湖闻名于世的故乡的人文地理环境，那从小就受到了“扬州八怪”的人文精神的滋养，从而使他从少年起，心灵始终不曾与诗有过须臾分离，“太阳与梦”相伴他长大成人；那么，对付第二重孤独，显而易见地要艰难得多了。如果没有“智者乐水”不断磨砺自己的睿智，没有“寒塘渡鹤影”式的孤高自诩，没有“我总是默默无语”、“默默无语说出一种境界”（《独对夏天》），不曾有“在枯竭前/泊下三两颗莲子”（《等待》）的自信和决心，或者，不曾有“我注定要奔走很久很远/很久很远走成唐诗的句子”（《岁月》）——这一可称之为生命的宿命和诗美学的使

命来非常自觉地支撑自己，他就很难抵御种种诱惑和侵蚀了。

由于这双重的孤独和他对双重孤独的抗争，使陆健不仅发现了自己的诗和诗的自己，使他的诗以朴素平易，明白畅晓而不失简约，无浓墨重彩而韵味悠长，终于在近几年的诗坛上脱颖而出。收入本集中的，如《等待》、《一棵树的散板》、《八月》、《水的抒情诗》、《致一位散文家》、《方块字》、《C的自白》等等，是我们近期诗坛上抒情诗向哲理意蕴倾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陆健已形成自己一定成熟程度的诗风了。这些诗，表明了属于他自己的审美准则和诗美的辩证法。他不趋骛时尚，唯新是从，但也不拒绝和融汇审美变革的新成果，在他诗歌河床的崖壁上，依然留下了诗歌新潮的水痕和潮水线；他立足于民族诗歌遗产，但不因循守旧，暴跳如雷地排拒任何一种借鉴，他确是在一路走一路吸收和融合；他不以意象和象征的新奇怪诞，不以想象力的瑰丽诡诞，和天马行空般的豪迈见长，他不求最初的眩目和震慑，而将富有生活质感的空灵化为悠长的温馨的韵味。陆健是平易的，朴素的，他的诗可读性很强，但可读性不等于通俗，更不等于媚俗，他不是制作“快餐诗歌”的投机者，也不是思想道德公约数的布道者和兜售者，他是位字斟句酌的严肃的思想者。

我不愿用“现实主义诗歌”、“生活哲理诗”一类已经被用烂的概念来称呼陆健的诗歌作品。原因在于他有几篇作品，如《我的长江》等篇，写得笨拙而滞重，倒是相当符合某种符号体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标准的。这对于一位成长中的青年诗人来说，原不足为怪。陆健不擅长引吭高歌。好在他

的抒情和哲理相溶合的优秀之作，更是突破了上述那种以有限的时空去填充有限的时空的限制。“充实之谓美，在于辉光。”正如一间空房子，塞满柴草不及在房间里点亮一盏灯。陆健的抒情向哲理倾斜，已不再来自历时态对历时态的考察，而是来自共时态对历时态的考察了。这种考察，有“自我”与“自我”在私下的絮语，有旷野上与孤独的树的对话，有“自我”与自我以外的，集过去、现在、未来为单一的时空实体之间的交流。诗人说，他这样做是“以有限透视无限”，“为一种哲学守身如玉/又为另一哲学心轻似燕”，“将以往的现在和现在的以往/融化在城堡般的方块字里”（《致一位散文家》）。他时而以树，以水，时而以年青的鹰，时而以溪底的卵石自况，他要让荒芜的心的祭坛，用永恒的洁白的飞瀑的形象，不断校正自己的舞姿。他要：

一任斑剥的梦影剪辑现实

更将坎坎坷坷谱成音乐

让随处而生的寂寞随处而灭

把一部朴朴素素的哲学

镌刻在溪底层层迭迭的卵石

述 说 春 秋

《《水的抒情诗》》

那么，这种把握时空的方法是什么？他说：

让一种辽阔

一种深邃

一种永久

呈现于“不可思议的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不错，陆健的这些抒情诗篇，不是宣言，不是檄文，不是历史长卷，而是浓缩和结晶了历史长卷为一小段哲理意蕴绵长的铭文。他熟

划的是，一种深深潜入灵魂里的情绪，是许许多多连接着永恒之瞬间的光和阴影。陆健的这些诗，没有浮躁凌厉的火爆气，他将激昂、愤怒、轻蔑、隐忍、畏惧这些人皆有之的高强度情感，统统以一种执著的温馨去覆盖它，弥漫而氤氲之。他借回环往复的舒缓的散板或慢快，润润成篇。陆健懂得唯其有所回避，有所抑止，才能扬己之长，展人之所无。陆健找到了诗的自己和自己的诗，说明他已深得此中三昧。

不过，我仍想指出的是，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长，你是新潮还是湖外，清理已深入到潜意识里的文化积垢，始终都是应该有所警觉的。这好比一个人看惯了一种蹩脚的书法，尽管你心里厌恶它、鄙视它，但常常会在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在你的书法中带出你所厌恶和鄙视的点捺竖撇来。何况，如果你还没有清醒的自知时，这种盲目性的概率就会增大。我以为，陆健在八五年以前写的笨重的呼号体，与此是不无关系的。此其一。其二，陆健虽然执著于宇宙间的秩序，执著“在不规则里寻求规则/于不和谐中完成和谐”，“结构出不和谐之和谐/造就不完美的完美”，但这是一个很高的艺术目标。例如，他那写心爱的《扬州八怪》的组诗中，他还多半只强调先贤的一个侧面，或者是“黄也情真/白也情深”的艺术执著，或者是“荻花江上/一竿钓清秋”的气节清韵，或者是“偏又有瘦竹一杆/难当重重风/还直又弓”的微调，而对扬州八怪们基于吴越尘俗的美学遗产的精粹，那扶幽剔微的笔力，就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尤应指出的是陆健笔下的宇宙秩序，往往还侧重于岁月、人生、流水的直线运动的考察，从原初到终极的直线运动的考察；而他的距离观尽管接近他所说的扑朔迷离的混沌。然而，构成宇宙普遍性秩序

的混沌和混沌学，那正是他至今还未曾认真触及的，普遍的
和永恒的各种各类的湍流和漩涡。我想，这也许由于他还没
有最终攀登上“对世界的全方位的考察”，对“各个时代人间
戏剧”全方位考察的观察台上的缘故吧。坚忍不拔的年轻诗
人，

弄潮，不妨在潮流之外；

路正长，道也正长。

1991年岁末

目 录

弄潮，也可在潮流之外（序）.....（1）

给三毛（1）

独对夏天（3）

等待（5）

一棵树的散板（7）

劳动（9）

岁月（12）

树（13）

鸽（14）

八月（15）

水的抒情诗（17）

生命风（20）

送行（22）

新年，你好！.....（24）

致一位散文家（25）

母亲（27）

父亲（29）

落叶时节	(31)
静的夜晚	(33)
一个普通的日子	(34)
方块字	(35)
 C 的自白	(36)
一种瓶子	(38)
人生，一只滚动的球	(40)
岁月	(42)
野风景	(43)
钟	(44)
画家	(46)
墓地	(48)
冬夜	(49)
 人生旅程	(51)
扬州八怪花卉观感	(56)
大运河	(64)
庐山的小诗	(66)
孤独	(68)
躁	(70)
老人	(71)
我的长江	(72)
 我来了，长城	(76)
礁石	(78)

那一握	(79)
春	(80)
距离	(81)
龙门涧的石头	(82)
这一刻	(83)
正午	(84)
遥远的夏夜	(87)
希望	(88)
祖国	(89)
每天的事情	(90)
诗歌	(91)
夏雨	(92)
光和影	(94)
城市写意	(97)
回忆童年	(99)
春天的孩子	(101)
太阳与梦 (代后记)	(103)

你是一只鸟

（闻三毛自缢讯而作）

投身人世
便注定了你的悲剧
最初的，也是
最终的

你是一只鸟
你的眼里没有疆界
不自轻也不轻人
肤色不同只是羽毛各异
你把远方的撒哈拉
浓缩在笔杆里
哺养远方的都市
都市的心温存了许多
也清洁了许多

许多人眼红的
你看不见
你眼里的风情

许多人看不了

温柔的夜
雨季不再来
你忽然明白了什么
理了理你最美丽的
三根羽毛，悄悄地
悄悄地出发了*

1991.1.8.

* 三毛在《随想》中说：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

独对夏天

我常常独自面对夏天
看很浓很浓的阳光
奏鸣曲般蔓延芳菲
走进白的根须红的血液
生命由于渴饮而深深铭记

我常常独自面对夏天
看暴风雨突然把万物揽进怀中
以动摇和响吻昭示爱抚
这迷雾般的胸怀是一个魔境
生命走出它便走出了稚嫩

我常常独自面对夏天
看月华如水细数繁星
任思绪在星座之间翩翩起舞
心儿因啜饮了冷冷银河之水
微小的胸腔从此领悟了包容

每每独自面对夏天

我总是默然无语
独自面对构成一幅墨画
默然无语说出一种境界

等 待

生命中总有些东西
无法预知也无法回避
譬如等待

在一条不知名的河边
你望断流水
远方除了一株株野树
一株株有根无足的野树
没有谁走向你

不知名的河流是你的知音了
你把目光流成河水
把心盛开成水上的红莲
远方的生命
果真没有知觉么

不俟急切的足音响起
你便以一只饱满的莲蓬
完成了你的等待